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概念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周力辉,方世南^①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精神生产是唯物史观和社会全面生产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科学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概念的含义及其科学内涵,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精神生产; 物质生产; 社会分工; 社会关系的生产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4-0018-05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用“精神生产”这一术语是在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在阐述劳动时间是衡量劳动产品价值大小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又说“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1]。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到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中的这种“特殊的”生产,直接地规定为精神生产。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基本摆脱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并远远的超越了费尔巴哈,他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开始从生产劳动出发去解释历史的发展,不再将物质生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被动因素,但由于他在思想方式和分析方法上还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所以他对于精神生产主体、精神生产活动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成熟。他把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把精神生产活动看作是“类活动”。

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完整的表述了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从这段话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概念的科学内涵,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

第一,精神生产和意识生产的关系

精神生产起源于人们最初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而“最初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生产,是与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们现实的生活状态交织在一起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观念、意识都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

[收稿日期] 2012-04-15

[作者简介] 周力辉(1978-),女,河北石家庄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72}。但意识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却并不直接等于精神生产,意识生产分为日常的意识生产和高级的意识生产,精神生产是高级的意识生产。“日常的意识”是意识的初级形式,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直接感受、观点、想法和意见等,缺乏系统和逻辑性,未经任何提炼,但在这些日常的意识中已经潜藏着文学、艺术、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思想的萌芽。

日常的意识又分为社会心理和日常知识两个方面。社会心理反映的是尚处于初级水平的不同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阶级成员的一些共同的心理感受、愿望等。日常知识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带有浓厚的经验性和空想性。所谓意识的初级形式的生产、日常意识的生产,就是说它是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和物质活动、物质生产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过程。

日常意识的传递,一般没有或不需要借助于物化的书籍或一些专门的高级文化工具等等,更多地是借助于日常语言来传递,“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35}。“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意识”^{[4]81}。

意识的高级形式指的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借助于文学或科学语言所构造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或思想体系。所谓意识的高级形式的生产,是说它和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生产不是同一过程,而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相对独立部门。

意识的高级形式的生产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生产和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生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生产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道德、政治、法律等意识的生产,它主要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论的、艺术的反映,其目的在于引导、调节和控制社会力量,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理来影响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和制约人的行为和活动方式;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生产,主要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生产以及思维科学,例如语言学、逻辑学等的生产,它是为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的规范化服务的。这种形式的精神生产主要是对人与物的关系的理论反映,以进一步调节和控制自然力,利用和开拓自然

力为目的。

这两种社会意识的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离开了前者,人类就失去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就无法形成社会,也无法形成任何自觉的集体行为,而离开了后者,人们则将继续处于自然的奴役之下,一句话,退回自然。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人类之所以有历史,就在于有精神生产,即使是低级的日常意识的生产。意识的高级形式由一代传递到另一代,需要借助于书籍等物化形态,并运用社会专门制定的文化工具和组织设施来完成传承任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精神生产”时,只提到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没有提到艺术、科学的生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把艺术、科学的生产包括在精神生产之中。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讲到“艺术生产”和“科学生产”,并明确地把“艺术”当作一个“精神生产部门”,把“各种科学和艺术的生产”列入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

第二,精神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分工仅限于自然分工,社会分工还未出现,社会意识尚未分化,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意识生产和物质生产是混为一体的,当时的宗教、神话和艺术等处于萌芽状态的精神生产泛化在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初级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5]。在此基础上这种“真实的分工”造成了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阶层,即“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4]52}。

换言之,一个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解放出来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精神生产的部门和阶层应运而生,而且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前提和社会保障。他们把意识的初级形式加工成高级形式,即把精神生产的初级形式加工为成熟的精神生产成果,从而使精神生产成为与社会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相对应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精神生产

部门。

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所说:“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6]。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人类所创造的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中,看出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工的划时代意义。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会把“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的分工看作是“真实的分工”,“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4]36}。

在阶级社会中,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才主要由三种人组成:

一是直接属于或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成员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4]52}，“在这个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4]52}。

二是雇佣劳动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于追求利润的本性,资本家会雇佣精神劳动者为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增值而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例如“在书商指引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而这些被资本家所雇佣的精神生产者,出于生存或其它的需要,不仅为资本家创造了利润,也为资本家制定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

三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者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谈到,要正确理解精神生产的历史,就要“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在阶级社会,作为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统治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就无法进行精神生产,古往今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大量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手工艺品、民间发现发明等都说明即使在阶级社会,也存在着自由的精神生产者。

第三,精神生产和“思想关系”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把一切社会关系划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认为“物质关系”是第一性的,“思想关系”是第二性的,把物质关系看成思想关系的基础。广义的思想关系,既包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关系,也包括精神生活领域的关系,无论政治生活领域的关系,或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现实的、客观存在的关系。狭义的思想关系,是精神生产的直接产物,是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关系,即一切同科学、艺术、思想、宗教、教育等精神活动相联系的关系。

人们在进行精神生产时,不仅生产了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产品,同时也生产了他们在科学、艺术、文学等活动中的关系。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的信中曾说到“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7]。这些论述表明物质生产生产出物质的社会关系,而精神生产则生产出思想的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共同遵循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宗教、家庭、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8],而共同生产社会关系,也是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为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大部门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把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生产关系,最后把生产关系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生产力、分工、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思想关系的生产等关系图如图1所示。

第四,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

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早期,“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30}。那时尽管已开始出现精神生产的萌芽,但精神生产还未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经过原始社会中后期生产力漫长而缓慢的发展,二者的分化越来越明显。“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的发生,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则极大的推动了精神生产的发展,逐渐地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9],随之而来,精神生产开始发展成为与物质生产不同的一种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的特殊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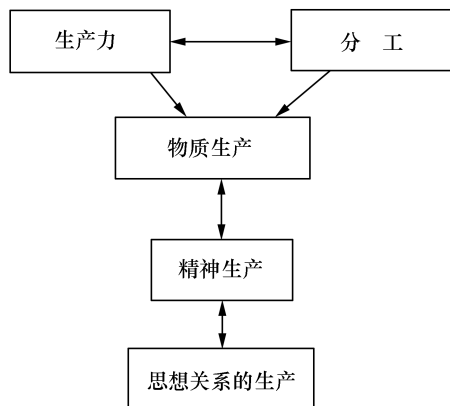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力、分工、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思想关系生产的关系

之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化虽然在不断加深,但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极大推动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反过来又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10]410}。这一切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完全分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而使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显著增强,对物质生产的反作用日益增加,“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0]207}。

从精神生产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精神生产源于物质生产,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受到物质生产的支配和影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

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92}。

物质生产不仅决定着精神生产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也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内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1]。对于精神生产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142},这句话说明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物质的生产关系和思想的生产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精神生产的性质必然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291},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52},这些论述表明精神生产的内容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变革、社会存在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关于未来精神生产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将扩展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这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89},“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4]255}。

当今世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和密切,党中

央提出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在这样的形势下,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概念的科学内涵,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328.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1.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

The Concept of Marx and Engels' s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ZHOU Li-hui, FANG Shi-na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ll - round social production theory.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e concept of Marx and Engels' s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 and Engels' s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ory.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for upgrading our cultural power and constructing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m and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spirit production; material production;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